



88815

萬
隨
會
筆

序

偶讀薛文清讀書錄其首識云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
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卽
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煦家世儒素荷師友之教粗
知向學而立志不堅牽於人事迄無所成今老矣故書雅
記百不省一閒有蠡測過而輒忘覽文清之語竊用悚然
爰爲之程自今日始或讀書或心有所見或先世軼聞或
友朋切磋所得或感於天下得失之故或名章雋句得之
耳食與舊稿之叢殘無次者隨筆錄之以資攷鏡日或一
二則或三四則往者雜記並董理之入是編世變日新歲
不我與炳燭之明其及幾何作輟不恆是謂自棄尙慎旃

隨筆序

十
故光緒壬寅秋九月二十有六日金壇馮煦識時年政六



萬盒隨筆卷一

金壇馮煦

紀年始堯元甲辰上距帝嚳甲子四十年帝嚳四十年甲子至周桓王二年癸亥一千六百八十年周桓王三年甲子至赧王乙巳四百六十二年秦六國丙午至己卯三十四年秦庚辰至甲午十五年前漢乙未至乙丑二百一十年孺子嬰居攝丙寅至戊辰三年新莽己巳至癸未十五年更始癸未至乙酉三年後漢乙酉至庚子一百九十六年三國庚子至庚子六十一年西晉庚子至丙子三十七年東晉丁丑至己未一百三年南北朝庚申至己酉一百七十年隋己酉至己卯三十一年唐庚辰至丁卯二百八

隨筆一

十八年五代丁卯至庚申五十四年宋庚申至己卯三百年二十年元庚辰至戊申八十九年明戊申至甲申二百七十年共四千四十九年去八年定四千四十一年至帝嚳甲子距今大清光緒元年乙亥凡四千二百七十二年泰西之言天也有九重自地而上爲月輪天而辰星天而太白天而日輪天而熒惑天而歲星天而填星天而二十八宿天最上則宗動天惟宗動天左行餘皆右行推步之術因之彼矜爲未有之祕我之學者亦震於其說莫能得其所從出或援楚辭天問圓則九重以證之是矣而不詳昔聞之心巢師云堯典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堯時雖無九重之說然已分昊天與日月星辰爲二事其在戴記

也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也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而皆命太史司其行是記文明言是九者各有自行矣中庸今天天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而皆繫於天是日月星辰之外別有一天可知然則九重之說不獨非泰西所創獲即靈均之言亦信有所受之也其說精鑿不刊足發泰西之覆因書之以告世之有志曆算者

往在會典館圖上纂赤道南北恆星二總圖凡三垣二十八舍正座新增之星審方辨等毋有差忒其經緯度一以光緒十三年丁亥爲斷赤道經度用徑線緯度用距等圈黃道十二宮則以弧線識之赤道北圖象南半圓弧線通

隨筆一

黃極爲黃道正座星七百六十九增星一千二百五十三赤道南圖象北半圓弧線通黃極爲黃道正座星六百八十增星五百三十八星宗黃極故歸之黃道凡三千二百四十星官等有六更爲之式數者爲氣則以虛點別之蓋古今星官不能齊一其數之有多少緣於光之隱見體之有大小本於行之高卑光之隱見必準實測以本朝三測計之康熙壬子所測星名與古同者三百五十九官一千一百二十九星視步天歌少二十四官三百三十五星又增五百九十七星乾隆甲子所測視康熙多十八官一百九十星又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而正座之星視步天歌仍少六座一百四十五星其所少六座凡六十二星星宿內天稷五星張宿內

天廟十四星翼宿內東賦五星軫宿內
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星
更於別座之內少
數星者有之
星今少二星斗宿內天淵十星今少七星龍
十四星今少三星牛宿內天田九星今少五星九坎九星
今少五星女宿內離珠五星今少一星危宿內天錢十星
今少五星人五星今少七星室宿內八魁九星今少三星
壁宿內天廡十星今少一星奎宿內天瀾七星今少三星
畢宿內九州殊口九星今少三星
少十數星者有之
丙騎
官宿內軍市十三星今少七星
道光甲辰所測視乾隆甲子
宿內積卒十二今少十星
心
復隱五星
虛宿內司祿增二星今無危宿內天錢增四星
宿內天相增十一星井宿內五諸侯增五星今少一星星
二星今少一星
夫有座可稽無難推測乃詳註某座幾星
今少幾星至天廟十四星器府三十二星為數至繁竟無
一存其為古見今隱也必矣每更一測所增必多甲子視
壬子正座多一百九十星甲辰視甲子新增又多一百六

隨筆一

三

十三星其五等以下或彼測時略至車府東天會西天苑
南弧矢北及太敬垣左並有新增四等之星非彼測時所
能略者其為古隱今見也必矣若夫星行之高卑古所未
詳然循其隱見之源必由漸致則高卑之行為之也何言
之以體有大小之異也康熙壬子所測一等一十六星二
等六十八星三等二百五星四等五百一十八星五等三
百八十八星餘為六等其視明崇禎所測已不一矣乾隆
甲子所測視康熙壬子一等之數同二等少十星三等少
一十六星四等少八十二星五等多三百三十八星道光
甲辰所測其自大而小自小而大者視乾隆甲子凡一百
四十三星其大小微差及增星無煩細計至右旗三芻橐

六昴宿六天苑五弧矢六甲子測爲三等甲辰則右旗三
六等其四星並五等代二井宿四日甲子測爲四等甲辰
則並爲六等是八星皆自大而小或自卑而行高者也句
陳六離宮五弧矢四甲子測爲六等甲辰則並爲四等是
三星皆自小而大或自高而行卑者也西土以星體大小
定爲與地半徑之比例然恆星去地最遠僅就土星之差
加之非定率也

後漢永元十五年始造黃道銅儀舊唐志漢赤道宿度相
承用之唐初亦無所改開元中一行始作黃道游儀宋皇
祐初始造黃道渾儀

康熙十三年南懷仁製六儀黃道經緯一赤道經緯二地

隨筆一

四

平經三象限四紀限五天體六五十二年紀利安製地平
經緯儀乾隆九年戴進賢製璣衡撫辰儀其先有三辰儀
靈臺儀象志表據康熙壬子年入算儀象攷成前編表據
乾隆九年甲子入算續編表據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入算
崇甯紀元術又有元豐所測在紀元之前又言紹聖二年
清臺復加攷正蓋宋人於宿度屢更而未有定元史載六
測列宿循黃道東移其去赤極漸差以赤極爲中而均分
之嚮之平者今或轉移而側嚮之側者今或轉移而平平
則所當度廣側則所當度狹非星距之有變易也

每一時日行天度五分一小時四刻行二分三十秒二刻
行一分十五秒一刻行三十七秒三十微一分行二秒三

十微

周禮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漢志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此宿度之始也
測中星所以測日也恆星當午自人視爲天之中星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旣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攷中星此觀象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參互攷驗始無差忒
古今中星不同由於歲差而歲差之說中西復異中法謂節氣差而西法謂恆星差而東然其歸一也
測驗中星所以覽七政之躔度而知歲差之實也堯典僅

隨筆一

五

舉四仲呂覽分十二月明季西人李天經湯君望復備二十四氣宋史謂冬至之日堯時躔虛三代躔女春秋在牛後漢永平在斗至宋開禧在箕較堯時退四十餘度歲差之數由是可徵我朝康熙初用西法測驗以昏旦時或無正中之星取中前中後之大星定之爰有偏東偏西之別推步更不爽豪忽矣

周禮夏官挈壺氏分以日夜所以異晝夜漏也漏之箭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

秋官司瘠氏曰掌夜時謂若今甲乙至戊以星分夜謂若今觀參辰知夜早晚視星移次某星中或某星見爲甲夜乙夜也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

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中星

五代史馬重績曰漏刻之法以中星攷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晝夜不可顏氏家訓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晝夜不可古刻法晝夜共百刻刻有大小大刻六十分小刻二十分晝夜共六十分其散於十二辰每一辰八十刻二小刻共得五百分漢建平中改百刻爲百二十刻若不改分則五十分爲一刻十刻爲一辰也梁天監中改用整刻九十六

隨筆一

六

回回亦然每一辰八整刻而以四刻爲一小時猶古法之有初初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初正一正二正三正四也以一小時爲六十分猶古每刻六十分之意也

中星更鼓表按日躔每五度一候自立春始每候列日出入時刻晝夜刻分起更至攢點時刻中星宿度末列黃赤道緯南北諸星圖於九月內進

星土之文見於周禮雜出於內外傳諸書其說茫昧不可究窮鄭樵龔舊史載入略內殊失精當今則自京師各直省及蒙古回部金川所測量北極高偏度以推晝夜長短節氣早遲我國家東漸西被數萬里版圖瞭如指掌豈區區分野所能盡耶變而自常也百刻百餘也

太陰之凌犯眾星同於日食蓋日食乃日爲月掩此則星爲月掩或星近於月也故推步之條目無不本於日食其不同者日食因日月各有行分必須屢求三差而後可定食分時刻此則太陰有行分星爲不動其相距與視時故可一推而就且推日食由時刻與日出入相較卽知日在地平上下因以定所在見食與否此則雖得時刻其月在地平上下未可知也舊法但以太陰距黃平象限九十度爲斷以定太陰在地平之上下如果太陰正當黃道無緯度則此法爲最密然太陰出入黃道最大者五度有奇太陰距黃道既有南北則太陰距限當地平度自有不及象限與已過象限之差於是按黃道之升降增立太陰距緯

隨筆一

七

逐度當黃道所差之表爲距限差加減推之斯時太陰隱見之實跡瞭如指掌矣又舊法推交角定三差乃借星距黃極爲太陰距黃極因相距時星與太陰相去不遠然太陰實緯爲推相距之準則而其餘度卽太陰距黃極之實度本數俱在何須另借今推交角定三差則改用太陰距黃極之實度旣得視時之後復攷其太陰視距黃平象限之度務求太陰果在地平之上究其立法之初本諸日食三差之理唯用立成之表以從簡易若後編之推日食亦屢求三差除太陰地半徑差太陰實行列有成表其推三差則悉用三角布算今視差之理旣本日食則其法亦可效仿至前之求視差者以限距地加減限距緯以當白道

高度以黃道高弧交角當白道高弧交角但白平象限經度不同於黃平限象經度與其遷就又曷若直以限距地高及星距黃極以求黃經高弧交角之爲捷也

月行之遲疾五緯之順逆經星之隱見則凌犯於是乎重視差者實度與視度之差也蓋恆星近上每歲僅行五十二秒直可謂之不行日道近下每日行十三四度故高下經緯隨時不同實度視度亦自有異推算所得者自地心而言測量所得者自地面而定與其借星距黃極入算曷若直以月距黃極求之以歸實度復思月緯既有南北之異距限卽有眇眇之差固未可以九十度爲率遂增距限差數以損益之

隨筆一

八

代數術卷二十載亞幾默德所定周徑率爲徑七周二十

二此卽祖冲之約率又載密迭由斯所定周徑率爲徑一百一十

三周三百五十五此卽冲之密率

推步所用西人割圓最密之數爲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

二六五此冲之更開密法之正數按冲之仍有強弱二數

一五九二六正數在強弱之間錢竹汀養新錄已及之

史記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後此回回之於麻歐羅巴之於算皆原從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傳者此可爲西法襲中法之一證也

星宿所屬軒轅一官儀象攷成前編作十七星續編作十六星其十七星別爲御女而云附軒轅續編月五星距恆

星表於軒轅十七仍而不改而改軒轅十六爲御女誤矣其恆星表則不誤也

視學一卷年希堯所譯也繪刻皆極精審而譯者尙未暗其理故條理難洞然一貫其術始定頭點次定兩離點頭點有定而離點無定離點近則物亦近其形正而方離點遠則物亦遠其形斜而扁其剖分諸綫則以兩綫相交化無數三角形於交點之處定諸綫之根展轉相求不可窮竟蓋定爲兩點卽古之重差而周髀之用矩海島之用表皆其先河也

甲午二月戊申朔午未之交日白無色有白氣二道貫日爲環形復有白氣二道亦爲環形視大圓差小規日之外

隨筆一

九

二氣之南北端相連屬似彩虹與大圓相交之角各有一光似鏡大與日等天之四垂皆沈冥而白始東北而西唯甚一時許始消不知竟何徵也四月十一日丁巳日初出時有暈暈以內黑暗無色暈以外則湛湛青天也是日甲午會試放榜殆與書五色雲異矣十二月癸卯朔夜子時有黑氣自西而東經天如一匹布至時加丑復垂虹若雙帶然翼日遂有御史安維峻之獄天變亦可畏哉

丁酉冬十一月二十四日申刻有星大如斗起於東北聲隆隆尾有白氣一道長丈許至天中如游龍然蜿蜒至西南而沒不知竟何徵也

宋元嘉曆二十四氣閒數視限數爲加減自冬至逆數大

雪以上順數小寒以下皆準限數逆加某數則順減某數

夏至反是
大雪小寒限數同二百五大雪逆加限數一得

開數二百六小寒順減限數一得開數二百四

小雪大寒限數同二百小雪加三得開數二百三大寒減

三得開數一百九十七立冬立春限數同一百九十四立

冬加三得開數一百九十七立春減三得開數一百九十

一下一毛南霜降雨水限數同一百八十六霜降加四得

開數一百九十雨水減四得開數一百八十二寒露驚蟄

限數同一百七十七寒露加五得開數一百八十二驚蟄

減五得開數一百七十二二分限數同一百六十七秋分

加五得開數一百七十二春分減五得開數一百六十二

隨筆一

白露清明限數同一百五十八

得開數一百六十二清明減四得開數一百五十四處暑

穀雨限數同一百四十九處暑加四得開數一百五十三

穀雨減四得開數一百四十五立秋立夏限數同一百四

十二立秋加三得開數一百四十五立夏減三得開數一

百三十九大暑小滿限數同一百三十六大暑加三得開

數一百三十九小滿減三得開數一百三十三

四 小暑芒種限數同一百三十三小暑加一得開數一百

三十四芒種減一得開數一百三十二

南雍本誤者小暑開數視夏至開數加二得一百三十四

則小寒開數亦當視冬至開數減二為二百四故三誤也

立秋閒數視大暑閒數加六得一百四十五則立春閒數亦當視大寒閒數減六爲一百九十一故益二也小雪閒數視立冬閒數加六得二百三則小滿閒數亦當視立夏閒數減六爲一百二十三故四誤也大雪閒數與冬至閒數同爲二百六則芒種閒數亦當與夏至閒數同爲一百三十二故三誤也若限數惟冬至二百七夏至一百三十一惟不同數其二十二氣相對者皆同數也近冬至者用減近夏至者用加加減如其數

隨筆一

十一

遞相祖述複壁所藏顛門所授以待後之學者則聖道幾乎熄矣故曰天生孔子以秦也孔子之道雜於漢微於南北朝唐韓愈氏始有見於道宋周張二程繼之至朱子而大明元起漢北黜王崇霸教術分裂三代相傳之蘊埽地無餘使非朱子生於宋南渡以主敬窮理致知力行爲宗旨闡明孔孟之道如日中天非釋老雜家所能亂則聖道亦幾乎熄矣故曰天生朱子以元也

三代之法至秦而一變古行井田秦則開阡陌矣古尙封建秦則改郡縣矣古重學校秦則燔詩書尙律令以吏爲師矣古以車戰勝之而已不在殺也趙武靈王始改騎射秦益上首功矣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不拒去不追也秦

築長城以禦胡始有中外之限矣故曰三代之法至秦而一變也自秦而後至唐又一變取土之制屢變然選舉未盡廢也唐則一以文辭爲殿最凡今取土唐法也取民之制屢變唐初租庸調猶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三征也自楊炎改兩稅皆征之農凡今取民唐法也兵農之分久矣唐初府兵猶寓兵於農也自張說改曠騎一出召募凡今卒伍唐法也古之守令直達於天子漢刺史所察者二千石耳不及令長也唐重藩鎮守令日卑凡今督撫唐法也古者交易錢與粟帛三者而已重則以金無所謂銀與鈔也自唐開元十五年稅伊陽五重山銀元和四年詔採五嶺銀坑爲用銀之始唐行飛錢猶今之會票爲用鈔之

隨筆一

十一

始凡今幣帛唐法也古者夷狄皆備之邊雖五胡或出或入亦不越西北未嘗雜居中國也自唐引回紇爲助屈己以奉之遂同齊民無復中外之限今益廓然無外矣故曰自秦而後至唐又一變也且非獨治術也學術亦然古者傳經頤門師授唐爲正義遂爲今學官所立李氏鼎祚周易集解尤爲薈萃眾說之祖是今之經學始於唐也古無所謂道學也自唐昌黎韓氏出原道原性諸篇上承鄒魯下開趙宋諸儒是今之道學始於唐也漢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有治人無治法古亦無所謂經濟也自唐杜氏佑作通典馬攷鄭志繼之遂爲言治專書是今經濟之學始於唐也文一而已無所謂駢散也亦自韓

氏出別爲古文詩一而已無所謂古近也自唐始有律體是今辭章之學始於唐也由秦至唐千有餘歲由唐至今亦千有餘歲運會所趨殆又將變耶

梓亭粹言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慎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餘千之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學者不向自心證取而輒欲問

隨筆一

三

之他人豈所謂實下工夫者乎 文公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四箇字是居敬窮理一箇字是敬 居敬工夫余得力一天字窮理工夫余得力理一分殊四字 持敬須有從容不迫的氣象 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卻一敬字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實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週始終教人成一敬字 誠意敬也毋自欺畏也自謙樂也 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上帝 每念及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便覺得百骸之中自然震悚當拘簡時極不適意然心卻安當放恣時極適意然心卻不安 伊川云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既思則是已

發省察最要著力玩朱注尤加謹三字則知存養最忌著力玩朱注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箇敬存養是靜時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物來順應故動而無動靜中有物故靜而無靜陳白沙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間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迫切之失太疏略則有蕩佚之失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著精明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

隨筆一

四

合同高祖之眾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眾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傍昭位合同祖之眾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反樸之道自教子弟始悟出於思思緣於學聖賢悟後喜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則一已祕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棒喝呵罵自明眼視之總謂之捻怪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卻罵我也四書五經中無悟字凡言覺者皆悟也言知言喻者亦悟也一心偶

閱報端載今年蘇省甯蘇兩屬局所及全年比額聊志於此庶來者有攷焉大勝關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六元下關十五萬一百四元六合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元瓜泗四萬八百二十六元荷花池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八元灣邵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元寶高六萬九千二百九十元揚中車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元宿密微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二元蔣壩三萬六千二百十六元靖界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元泰興三萬八百八十五元通如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元海門七萬五百三十九元姜東九萬八千五百八十五元樊孔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五元鹽城四萬六千二百元阜甯五萬五千九百七十元龍錢三萬七千六

隨筆一

五

百二十三元青東四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元運北統捐八萬七千六十七元上新河水釐四十八萬七千七百六十五元鎮江水釐五萬一百三元江北猪隻統捐九萬二千四百三元駐蕪米捐二十六萬元甯垣認捐八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元開徐鐵路貨捐二萬二千一百十二元蘇城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七十一元盛澤十五萬三千六十九元震澤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元同里四萬九千八百五十三元無錫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元武丹二十八萬二千八百三十七元江陰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元宜南二十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元丹徒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九元常海十八萬一千五百六十六元崑太十一萬二

千七百二十六元上海八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六元吳淞十八萬四百四十七元吳淞沙鈞船稽徵八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元閔行十萬九千二百五元五庫十四萬八千一百十八元崇明七萬三百十八元紗稅十一萬二千元都六百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九元

偶於漱桐許見履真畫蘭一幅筆致超妙一洗塵氛後題五言一章尤見寄託其詩云春風拂幽谷蘭蕙競清妍時與眾草伍花發自年年豈無不時遇綺石供華筵芳言散餘馥聽之煩慮蠲致譽雖非枉得失不相權况復時遞嬗花盡或弃捐本性貴自適胡爲外物牽紉佩亦已萎作膏終自煎相期素心士毋忘薜荔緣

隨筆一

六

南雷錢孝直墓誌有云使者四出達十餘郡之士聚於一邑舟車填咽巾履交錯掃街罷市置酒高會者則自語澧澄社始主其事者爲郁起麟振公錢載子與呂顧良季臣徐廷獻子諤孫爽子度以一邑而奔走十餘郡之士可謂盛矣案南雷所云澄社尚在復社之先其聲勢已如是安得不爲世所指目而來宵人之毒哉

南雷諸敬槐壽序云胡致堂有言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矣數語可勝之朝堂

方望溪循陔堂文集序有云周秦間諸子所學雖多駁而

善擇之則皆有當於實用自漢以降文之成體者數家其於道雖不能大有所明而述古義陳時事必有爲眾人知見所不及者又治古堂文集序有云若夫仕而不學進則役役於持權者之門退則寄意於聲色技藝而與宵人狎其志安得不日昏行安得不日毀哉之二說者前則學者之圭臬後則仕者之鍼砭也唯望溪謂自漢以降文之成體者數家是唐之韓柳宋之歐曾蘇王輩僅謂之成體其持論亦過高矣

船山發咸恆之義甚精唯振恆之振與他說不相入喬氏釋恆九三之象云無所容深惡痛絕之辭離之四無所容於國典也恆之三無所容於名教也其引東谷鄭氏之釋

隨筆一

七

立不易方也曰君子先立乎其常然後能盡其變其常之不立而曰吾將變以趨時者無忌憚之人也數語可告今之言變法者

往與漱泉讀毛氏汲古閣本宋六十一家詞選其精英別爲一編其斷句之佳者復摘錄於此亦學詞者之一助也

閒役夢魂孤燭暗恨無消息畫簾垂且留雙淚說相思珠

天又秋露墜滴盡楚蘭紅淚往事舊歡何限思量如夢

寐詞金門下曙河低斜月淡簾外早涼天玉樓清唱倚朱絃餘

韻入疏煙鷺上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

去還思而今花又飛六一旣上隴上雕鞍惟數騎獵圍半合

新霜裊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雁寒空墜漁家傲下

斷煙殘雨灑微涼生軒戶動清籟蕭蕭庭樹銀河濃淡華

星明滅輕雲時度荷階寂靜無覩幽蛩切切秋吟苦疏篁

一徑流螢幾點飛來又去樂章女冠子上晴煙霽霧漸東郊芳草

染成輕碧野塘風暖游魚動觸冰澌微坼幾行斷雁旋次

第歸霜磧詠新詩手撚江梅故人贈我春色隄犯虹收殘

雨蟬嘶敗柳長堤莫背都門動銷黯西風片帆輕舉愁覩

泛畫鷁翩翩靈龜隱隱下前浦忍回首佳人漸遠想高城

隔煙樹幾許行上蘅皋向晚艤輕航卸雲帆水驛魚鄉當

莫天霽色如晴晝江練靜皎月飛光那堪駐遠邨羌管引

離人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彩雲歸上薄衾小枕涼天

隨筆一

六

氣乍覺別離滋味展轉數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

一夜長如歲憶帝京上漸覺芳郊明媚夜來膏雨一灑塵埃滿

目淺桃深杏露染煙裁銀塘靜魚鱗斲展煙岫翠龜甲屏

開殷晴雷雲中鼓吹游徧蓬萊玉蝴蝶上一枕清宵好夢可惜

被鄰雞喚覺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前驅風觸鳴

珂過霜林漸覺驚棲鳥冒征塵遠況自古淒涼長安道輸臺

子圻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正焰杏燒林細桃繡野芳

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幟出郊坰風暖繁絃翠

管萬家競奏新聲木蘭花慢上重湖疊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

乘醉駐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望海潮下

便利二也以秦蜀吳會爲家當進退有據三也所防只東北一面爲大易辨四也襄鄧閒多閒田區處耕墾可以處四方輻輳之眾五也背河向洛江漢朝宗中龍靈氣所藪風氣中和歷代帝王聖賢多產於此六也歲省漕輓之費數十萬可以佐大農金錢七也從來盜賊之亂多起於徐泗多藏於鄖襄今使之屬在畿輔則盜賊不至易熾八也湖廣地饒一歲再穫京師可常足九也民俗剽悍善鬪可養爲兵十也臣不敏其宜留學 守田本實只益不文端公倭仁爲道咸開名儒遺書凡八卷其學篤信紫陽前半嚴密刻厲守而未化後半則幾於從容廣大矣以居敬窮理爲宗旨以遷善改過爲工夫尤兢兢於爲己毋自

隨筆一

九

欺嚴義利之辨真程朱之的髓而今之學者之藥石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滿腔惻隱之心也不問世道人心如何這一副與人爲善熱腸斷冷不得 昔人謂巖牆處處有之飲食起居不適其宜皆巖牆也 宇宙本寬只爲不自方便心境偏仄處處見人不是不能容人並不能容己是舍康莊而走荆棘也 正學不明世之汨沒於詞章沈溺於利祿者無論矣 二三好學之士抗心希古往往馳情著述旁搜遠紹思有所託以傳諸無窮其襟懷高雅豈不勝於營營勢利之流而名心未除其弊與俗學等所謂清濁雖殊利心一也 行不踴實由知不真切知不真切由心不專精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不難須理會分殊毫髮

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夜氣只是清明之氣且晝存養
不令物欲撓亂故時時是夜氣夜氣天地自然者也浩然
之氣人力養成者也自然之氣虛靈養成之氣充實 易
首乾坤誠字發於乾之九三敬字發於坤之六二誠敬之
道卽夫婦之道君子主敬存誠從夫婦居室作起於此而
不誠不敬其餘皆僞也 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
毫虧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毫間斷處

征誅之局始自湯廢立之局始自伊尹遂爲後世賊臣狼
鷲而動於惡者所藉口不可謂非湯伊尹爲之導也孔子
殷人也論語一編於湯之放桀伊尹之放太甲曾不一及
殆爲尊者諱與湯有天下選子眾不仁者遠見于顏淵篇
矣然子夏所稱非孔子之辭也曰子小子履一節孔子之
辭矣然此歷舉帝王傳心之法不專注於湯也伊尹之聖
孟子始推之然五就湯五就桀云者其迫於用世毋亦功
名之際猶有纖芥之未融者邪至割烹要湯一問則在當
時已不無異同之論矣

隨筆二

古亦有以征誅得天下者唯以下伐上則自湯武始故其
訓眾之辭曰誓曰誥亦謂其不可爲典要記所云作誥民
畔作會民疑也然仲虺之誥猶曰有慚德曰恐來世爲口
實武則無是矣且湯誓止一武誓有三湯於桀之惡止述
眾言而不自爲之辭泰誓則聲紂之罪而數之其視湯殆
尤慙焉孟子殘賊一夫之對所以儆後世之君不君者至
爲嚴切而終爲權辭也論語中凡三言武王皆在事功上
不在心性上周有大賚云云以行政言也子有亂臣十人
以用人言也至論樂則直斷之曰未盡善也且於泰伯文
王皆曰至德而一則曰三以天下讓一則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與夫殷之三仁孤竹之二子皆稱之不容

口參觀互證立萬世臣子之大坊於不言之表孔氏之所
以聖與

漢書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史記項羽本紀亦
云漢王部五諸侯兵東伐楚諸家之釋五諸侯者言人人
殊徐廣以爲塞翟魏殷河南應劭以爲雍翟塞殷韓韋昭
以爲塞翟殷韓魏師古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案諸家之
說皆非也五諸侯者翟王翳塞王欣河南王申陽魏王豹
韓王信也元年秋八月翟王翳塞王欣皆降漢二年冬十
月河南王申陽降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此四
王並全境歸附國號猶存士卒亦未破散又使韓信擊破
鄭昌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信爲韓立其國始建故云五

隨筆一

二

諸侯兵也若殷王司馬卬三月已爲漢虜安得稱諸侯諸
家並數之非也雍王章邯被圍于廢邱雍地已先定章邯
終于廢邱安得從漢王應劭數之非也常山王張耳被襲
敗走跳身歸漢安得有兵師古數之非也至謂與大臣歸
漢亦當有士卒此師古懸揣之詞恐不足據索隱忘韓王
信之已受封而顧以鄭昌爲韓故不免有破散之疑耳

淵明大節噉然弁冕典午而閒情一賦爲佻達之文所祖
亦以是貽口實昭明且少之夫十願之作鄉黨自好者不
爲豈高曠貞白如淵明而媒孽若是且從而爲之辭邪不
知香草美人屈原之騷也高唐神女宋玉之賦也其辭之
顯晦雖不盡同閒情而旨則一也然世之人無譏之者豈

不以屈宋抱拳拳之忠痛其君之不悟而不忍斥故比物以將其愚何獨疑於淵明邪吾嘗曰閭情一賦淵明思故君之所爲作也寄奴旣篡零陵不終中外士夫莫不攀鱗附翼其于故君猶秦越人之相視漠然不加欣戚於其心雖王謝高門不汲汲于桓元子者有之矣不屈節寄奴而歌黍離叩九閭者未之有也淵明身丁斯厄鬱伊於悒不能自明故託此賦以申之比于原騷玉賦不此之察而鑑于佻達之文並集矢于淵明則屈宋實爲戎首不難屈宋而難淵明亦釋主而黥奴矣雖然際淵明之時抱淵明之志則可也否則佻達之歸耳豈足援淵明以自文耶

幼讀大學平天下章顯重理財末言長國家務財用而極

隨筆二

三

之於菑害並至心竊疑之謂平天下之道當不止此迨光宣之際澤公掌司農日以財用爲務天下騷然不靖以有今日然後歎聖人洞見萬世之弊之所必至而先極言之以爲炯戒惜長國家者常不悟耳善乎茅星來氏曰或曰平天下之事多矣大學獨於務財用之害反覆言之何也曰豈獨大學也堯之命舜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命禹也亦然蓋人君一務財用則四海未有不困窮者至四海困窮則天下未有不亂者也夫堯舜之前四海豈嘗有困窮者哉而堯舜已諄諄垂戒及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武王仁天下之事亦多矣而論語必以大賚四海善人是富爲稱首然則紂之聚財積粟以爲天下無如我何者

適以爲新主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而務財用何用哉曰
淫酷殘忍窮兵黷武其害殆有甚於務財用者大學獨不
之及何也曰酷刑鍛鍊惟懼於法者始受其害不罹於法
者不受其害也兵戈擾攘惟兵所至之處受其害兵所不
至之處不受其害也蓋猶可苟免猶可逃避也獨至人君
一務財用而天下之人無有不受其害者矣其又烏乎免
而烏乎避哉甚矣自古虐民之政非一端而要未有烈於
聚斂者也大學於此反覆不置者蓋有以也噫漢唐宋諸
言利之臣其所以爲國家主財計者可謂備矣然其效竟
何如哉後之人君可以鑒矣蓋有以也又曰長國家而務
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爲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

隨筆二

四

下之人固已斃矣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
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
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唯人君好利之
心一動而爲之臣者爲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
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
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爲甚也茅氏所云沈痛深至足以
發先聖未盡之義願長國家者莊書一通懸於司農之堂
庶矚目者知所儆焉

唐玄宗朝賢相姚宋並稱然崇權譎善伺人主意其守正
不回下璟遠甚其號爲綜覈亦苛撓無大體又獎諂躁遠
純厚尤與璟異趣張九齡云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

之權而淺中薄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中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齊澣云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觀二者所云崇之端倪立見不獨詐疾出張說詐對出魏知古爲昧於大臣之義也今之節鉞自矜以崇綜覈爲法者尙亦鑿其未失與

天下有無意見之小人而無無意見之君子小人徇欲能舍我以從人君子執理必彊人以就我也觀呂文正之薦林特司馬文正之薦蔡京可知小人之無意見矣若君子之有意見不特蜀洛一爭激成黨禍卽韓范富歐共濟一朝亦不能無齟齬不入處又皇論其他邪

隨筆一

五

嘗讀趙宋史石介傳其遭時不偶賢而被謗不竟厥施固已獨卓卓如范文正而亦沮而不用蒙有惑焉乃爲之深求其故且反復於介之世而後歎文正之所見者大且遠也介以狷潔之性嶽嶽立朝歐陽文忠目爲有德君子與余襄公靖蔡端明襄王懿敏素共引爲諫官而文正不用文正之言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稍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嗟呼文正之不用介爲介乎爲國家也爲天下賢人君子也夫諫亦難言矣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主文諂諫使君入其言而不知上也拾遺補闕匡贊朝廷而不

撥拾短長以弋直聲次也至於伸眉論列抵觸忌諱不計其事之濟否而以成一己之名又其次也而介實有之使如文忠所言用爲諫官不幸而政治闕失箝口結舌默觀是非非所以處介介之不能委曲將順以盡其款款之忠又文正之所知也介當其職激切上言當時之君非有從諫之實一旦君怒則被禍不待夏竦之謗矣世以介之諫而得罪或舉爲修行立名者戒且貽國家以拒諫辱士之失曷若置之閒散遂其志節以彰養士之化然則文正之不用介所以爲介者小而所以爲國家者大且遠也當是時黨論方起介慶曆聖德詩已爲羣小所側目若復位在臺諫則忌者益眾介剛腸嫉物徑直不回見君子則譽之

隨筆一

六

甚見小人則毀之甚且其時非惟小人毀君子君子又自相毀一程伊川而蘇長公詆之矣一范文正而呂夷簡排之矣介處其間必且從而張之彼小人者乃得藉介爲口實以遂其傾軋君子之計介又不知權宜授之以柄黨禍之起又不待元祐之世矣夫名起於相尙而勢成於相激介不在諫官君子之氣不大伸則名不至於相尙小人無所顯忌而明斥者則勢不至於相激介得以道自名天下識與不識皆曰徂徠先生賢人君子有感於介爭自琢磨相勉爲善得以自全而不爲小人所嫉然則文正之不用介所以爲介者小而所以爲天下賢人君子者大且遠也且介之不可用非獨文正知之韓忠獻胡安定亦知之聖

德詩出安定則曰禍始此矣忠獻則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皆知介者也抑又思之歐余王蔡爲慶曆四諫受英宗非常之知然歐公有滁州之貶蔡公有福州之出余公有將作分司之謫懿敏雖未被罪而王德用女口一事幸而獲全四公不能自必其言之用而謂介能之乎徒以介爲有道之士用之以彰其節爲介也文正之沮而不用蓋有鑒於介之世與介之所以爲人爲國家也爲天下賢人君子也語曰過剛者必折其介之謂與

坐班承明制也明制凡逢五逢十日常朝天子御午門各衙門以數員入直備顧問曰坐班本朝之制則樞臣曰召對各衙門有值日固無日不朝也且御乾清門不御午門

隨筆二

則亦與明異矣而此制仍沿而不革者蓋非是則羣小臣無所謂朝也入直備顧問坐班本朝之制原屬聖日公道光某年大考翰詹賦題爲落葉題極衰颯非應制所宜許文恪乃普取一等第二其中有警句云讀郭橐駝種樹之書幸栽培之有自際桓司馬攀條之會曾日月之幾何不黏不脫神均超然且恰是應制體裁宜其傳誦一時也然其第一名某公未段則云孰若我聖朝亭育羣彙保合太和中二語闕正德與厚生並重力田偕孝弟同科卽此落葉之一事亦足見大化之無頗蓋此公至末段才竭矣適所攜賦本中有此一段遂直錄之而嵌入落葉二字宣宗以諸卷多衰颯語獨此段善頌揚以硃筆圈之遂得弁首亦

可謂文章司命矣

張香濤尙書之洞之撫山西也首嚴種鴛粟之禁其督兩廣也又收閩姓報效以充饟法蘭西構釁安南窺我閩疆海上騷然於是吳吳清卿太常大徵佐北洋侯官陳伯潛閣學寶琛佐南洋而豐潤張右樵侍講佩綸督師馬尾未幾有鼓山之走遂獲嚴譴閣學亦以事左遷有合爲一楹帖子者云八表經營只落得山左禁煙粵東開賭三卿會辦且先看侯官鑄級豐潤充軍八表經營尙書到山西謝恩摺中語也數公並負清流之目而試之一不效上遂疑儒者爲不足用則今日之所進其亦異於數公矣

繆小山前輩之在史館也以山陽潘德輿氏人文苑而山

隨筆二

八

陽魯一同南清河吳昆田附馬總裁某公不知有四農先生而疑爲粵之主海山僊館者削去之小山莫敢爭也先生樸學惇行連蹇以終而身後之名復爲大腹賈所誤信乎其窮也禮卿曰先生說詩使阮謝諸公幾無立足之地今日之事所以報也子曰若然君亦可危哉相與撫掌而罷

光緒之初黃漱蘭師何鐵生陳伯潛張右樵諸前輩並在講幄國是之利病人材之良窳數有建白朝廷倚之爲重故都下爲之語曰不怕言官言只怕講官講今則言官不言講官不講風氣又一變矣

外洋諸國莫彊於俄法然劉永福敗法於越南棍噶札刺

參敗俄於蒙古其所居曰承化寺在阿爾太山之顛其下皆俄也俄畏棍噶札刺參甚不敢越阿爾太山一步而駐藏大臣利其地總理衙門亦恐其開釁於俄也徵之至京師至則不使修覲禮錮之德勝門外一寺中無過而問者獨俄使時起居之每見輒踞高坐不爲禮餽之金雖貧甚不一毫受也比自逃於禪請往五臺爲習靜地而歸其敕印於朝永福之覲也亦不得一瞻闕廷怏怏去永福與棍噶札刺參並負雄略多蓄敢死士今效命於我而不知用又爲敵報怨百計摧抑之苟激而有貳心則南走越北走胡不重樹之敵邪

易名之典至今日濫已然亦有系出天潢位至宗伯而不

隨筆二

九

得諡者則樹南先生延煦也初

孝貞顯皇后之棄天下也

慈禧太后臨欲立奠禮臣請跪奠

太后難之先生時爲禮部尙書力爭曰以今上論則均之母立奠可以

文宗論則適庶也立奠不可卒跪奠如禮臣議而心不慊也故其沒也無諡

大學士寶鋆久直樞廷頗有異同之論然亦有不可沒者文宗之北狩也肅順方用事令天下解京之饑悉至行在公時以戶部侍郎處守謂京師根本之地不可一日無饑格不行京師恃以無恐肅順怒請斬公

文宗視公職有免其正法之諭洎修且效鑿其制與此以
文宗實錄時公門下士某秉筆懼公之不慊也削去之而
公之大節隱矣其下而樂聞其善惡軍中一物不

晉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
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
致益實乃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
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
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
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校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

隨筆一

十一

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
免此乎深切著明足爲圭臬而今之節鎮其聲望犖犖者
往往以察爲明以左右親信者四出偵察廉所屬之貪廉
昭昏勤惰未嘗無補於耳目而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如邈
所譏者間亦有之何如慎於擇人實而徵諸行事之爲得
邪益實其益則之世實其善人善事而子其善人

昔趙良之稱五殺大夫也曰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而其說商君則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者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爲駿乘持矛而操關戟者傍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今之節鎮殆皆師商君而不師五殺大夫而
兩江某總督爲尤甚匪唯不具不出且故謬其時與地以

防賊已者亦不可謂知命矣

世運陵夷至今日士大夫之變幻有不可勝窮者迺讀論語而得其近似矣凡中有所甚不足者必矯持於外矜已而陵物論語所謂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是也涉獵泰東西學派於政治方技僅得膚末而口講指畫簧鼓當世或得粗而遺精或逐末而捐本迹其所行於吾中國曾不能有豪髮之補論語所謂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鑒於前二者之非而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亦若爲無舉無刺者而窺其隱微窮其歸宿則仍奄然媚於世而已論語所謂鄉原德之賊也之三著其操術不盡同其根於患得患失之心則一也此皆論語所謂鄙夫無所不至不

隨筆二

十一

可與事君者也論語之辭其大如天每有渾含不盡處獨此四章曰盜曰棄曰賊曰鄙夫窮形盡相不爲餘地之留蓋洞見後世必有若而人者比周雷同妨人家國人君不幸而用之其滅亡可立待故不憚苦口爲後之爲人君者告乃若而人者駢肩接踵於世前者仆後者續而爲人君者方恃爲干城腹心而不之悟也嗚乎豈本末其世皆然釋氏有云若能轉佛卽是如來若被佛轉卽同凡夫以學者例之各有切己之務一定不拔之志使見治經者而治經見治史者而治史見治詞章者而治詞章雖莫非學也已爲佛所轉若見捕博者而捕博見游狎邪者而游狎邪見鮮衣怒馬珍禽奇卉者而鮮衣怒馬珍禽奇卉則爲

凡夫所轉矣嗟乎爲佛所轉已同凡夫爲凡夫所轉不更出凡夫下邪

佛云平等甚非易卽儒者之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亦非渾渾無別爲平等之說者曰佛卽是眾生眾生卽是佛佛卽是魔魔卽是佛此自佛之成就者言之若當其始則見佛卽皈依見眾生卽覺悟見魔卽降伏初不平等苟一旦而平等之則見眾生而皈依之降伏之猶之可也若見魔而皈依見佛而降伏尙得爲佛邪學者不幸中乎平等之說而渾渾無別必至尊擣杙爲仁獸齊骨肉於路人其爲害可勝言邪

學者氣質之偏不過冷熱二者蓋冷卽絕物熱卽逐物也

隨筆二

三

然吾謂與其熱也甯冷苟不耐冷則幾幾而務名譽矣幾幾而廣聲氣矣又幾幾而有聲色狗馬之好矣爲士則必諛問動眾爲官則必躁進希榮皆熱中之病也若其氣質本冷也而以爲有絕物之病轉以熱化其偏凡夫前之所爲一一蹈之絕則不絕其如逐何蓋冷猶不失爲狂狷之士一熱則靡靡隨時不能自拔又有一種人外若嚴冷不可犯而其中火熱是則所謂傾邪之人吾不願見之也世間不可與作緣者有三紈袴也名士也亡賴子也但憑一己之從違不識他人之甘苦嗜聲色若飢渴棄禮法如弁髦遠之則怨近之則不孫此紈袴之不可作緣者一也指天畫地嘵嘵古今然而所謂學者馬鄭腳下塵耳所謂

詩若文者李杜韓蘇門下走狗耳於世無涓埃之用於人無毛髮之益而謬稱相知標榜不已一言不合輒爲仇讐此名士之不可作緣者二也心巧詐之心口輕薄之口狂誕不羈敢作敢爲此亡賴子之不可作緣者三也有一於此已或不堪況兼之邪給平醫治報館類公鑑人心中
皖中講學之風自紫陽而後代有興者褚寇甫平曾文正公督兩江提倡正學皖士之號爲講學者尤眾有三聖七賢之目三聖者吳竹如侍郎何子永中書方存之太令七賢則涂尚書宗瀛洪運司汝奎楊明經德亨陳太守艾孫觀察雲錦甘太令紹盤其一人則子忘之矣文正皆賓禮之然當時月旦或有異同然所謂三聖者實皆學行淵粹

隨筆二

三

無媿碩儒卽七賢中閒有暗名之輩然亦多矜卹名檢所在有聞視今之賢豪閒者梯榮販利自放於禮法之外而以儒爲詬病者猶過之流品臧否亦運會升降所繫邪
同治甲子金陵平曾文正首立養賢館招吳竹如先生來講學門下士某請曰金陵甫平百端勞如未皇董理而首延吳先生講學毋乃非當務之急與文正憮然曰爾何知金陵爲洪楊窟宅者十餘年習尚所滿賊仁殘義人心幾不可問吾之招吳先生正留一人樣子爲之的使人知所歸嚮以化其嚮然不靖之氣爾何知於戲令之人心愈不可問矣安所得吳先生化爲億萬身徧以人樣子示之又安所得曾文正者隆禮吳先生使天下有所信仰而唯吳

先生樣子是從那吳先生名廷棟六安人與倭文端何文貞寶蘭泉侍御以正學提倡後學者也

光緒庚辰鍾山書院長李小湖師卒覬覬是席者函檳勞馳時沈文肅督兩江厭之忽懸一牌於轅下曰鍾山講席介在賓師而請託紛如殊非抱道自重之義獨劉融齋前輩同館舊交三年不通一字其行履高潔令人嚮往茲特顯使具幣聘主是席以靖囂風而崇名節此牌一出見者氣阻融齋前輩卒亦不就愈見其高矣先生名熙載興化人

曾文正既提倡正學一時章句之儒屬集白下有楊某者著不動心說上文正有云今置我於粉白黛綠之側問動

隨筆二

四

乎曰不動今置我於紅藍頂帶之旁問動乎曰不動之語文正以示其子紀澤爲李眉生按察所見執筆題其後曰白綠粉黛側紅藍頂帶旁萬般都不動只要見中堂中堂指文正也文正見之怒甚召眉生曰汝狂悖不足言今又欲誘吾子邪眉生亦作色曰師訓誠是唯鳩齋仍有請者某之爲此說爲名乎爲實乎乞師更以教我文正不能答悻悻去又數日忽至眉生齋申謂眉生曰我甚惑於名教二字子盍爲我解之眉生曰此二字何難解師必別有所訓乞明示文正徐曰彼以名來我即以名教眉生始爽然於答前日之問云於戲道咸之間名節猶重士或有以名來者今則肆無忌憚並名之不卹雖欲教之惡得而教之

邪上下五十年風會遷流至于此極文正復起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耐不住三字是有事時的病閑不住三字是無事時的病此明儒語也夫三事大夫身秉國成而於剛柔緩急之所施因革損益之所宜漫不嘗省甚則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比于宗資之畫諾成瑁之坐嘯皆耐不住三字誤之也放廢而後牢騷不平之氣憤無所洩乃下儕屠沽一縱聲色誦博狗馬之好時有可乘又不卹依附要津甘爲之用如蟻慕羶如蠅逐臭不擇人不量已而輕於一試皆閑不住三字誤之也

予乙亥副榜壬午始舉於鄉兩榜同年率掇高第乙亥榜

隨筆一

五

中凡狀元三人丙子維曹鴻勳庚辰江甯黃思永癸未大興陳冕皆北榜也凡探花二人丙子歸安馮文蔚丙戌則煦也一南榜一北榜實同族也壬午榜中則層累而上癸未得傳臚曰歸安朱祖謀丙戌己丑并得探花丙戌煦己丑曰廣東漢軍劉世安庚寅得榜眼曰萍鄉文廷式壬辰得狀元曰臨桂劉福姚

壬辰五月十日得新進士點用單劉誠甫顯曾得部屬蓋一等三十六名也舊例朝考一等率用庶常謂之入選癸未以前猶然丙戌則江蘇之劉嶽雲王文毓安徽之石鏡潢皆用部屬然猶七十名以外且畫多也凡新進士用官率以畫計四畫爲上蓋殿試二甲覆試朝考皆一等也順

五畫次之曰五三一倒五畫又次之曰五三十一曰一二三
六畫以上則非朝考高等不能復爲庶吉士矣己丑則江
蘇一等不用庶常者曰鮑心增十九曰楊第二十三曰丁
寶銓二十五皆五畫然所用者九人其人並四畫雖葉昌
熾爲倒五畫而覆試前十本殿試二用前猶有辭也至本
科則江蘇之劉顯曾唐文治二二一而不用用一二三之
汪洵王仁俊異矣河南李蘭馨一三一而亦不用信然則
檢討一官將遂廢邪

檢討一官將遂廢邪

類文卷八十五人

檢討一官將遂廢邪

癸巳八月陳冠生洪文卿兩前輩先後卒於官並不得中
壽悲夫館中相傳修撰同時在朝列者不得過十四人過
則有災自壬辰逆數之修撰之在者曰壬辰劉福姚曰庚
寅吳營曰己丑張建勳曰丙戌趙以炯曰癸未陳冕曰庚
辰黃思永曰丁丑王仁堪曰丙子曹鴻勳曰甲戌陸潤庠
曰戊辰洪鈞曰乙丑崇綺曰壬戌徐郁曰己未孫家鼐曰
丙辰翁同龢曰丁未張之萬凡十五人至此遂沒其二豈
所傳幸不可徵邪

隨筆二

去

癸巳順天鄉試第三場題譌誤者多其尤甚者赫連氏所
都者統萬也而曰拓跋姜嫫所生者稷也而曰契有榜於
貢院者曰人地生疏聞考官請下吏議是科考官爲翁同
龢孫毓汶陳學棻裕德也內監試爲李慈銘同考官則吳
士鑑等十八人並極一時之選云

癸巳順天榜中有六人爲言者所糾下天學士麟書徐桐

校錄科與鄉試卷有不合者黜之其二人則南宮也至是覆奏上黜者三人曰蔡學源曰黃樹聲曰萬航其三人當覆試之是年八月熒惑入文昌占者謂科場當之故浙江有周福清之獄順天復有是事天象亦顯矣哉

癸巳十二月二十日御史李慈銘遞封奏凡正摺一夾片五摺云滿御史當慎選其人此見之邸鈔者也片則一劾巡撫四曰江西德馨曰河南裕寬曰山東福潤曰安徽沈秉成一劾翰林入浙江考官三曰己丑曰陳鼎辛卯曰費念慈癸巳曰周錫恩江西學政一曰盛炳緯交通二曰丁惟禔曰饒士騰傳遞二曰魏時鉅曰陳光宇一劾考御史而保留者四曰詹鴻謨曰楊宜治曰俞鍾頴曰王頌蔚一

隨筆二

七

劾上海道三曰魯伯陽曰聶緝槩其一則祕不得聞矣五片唯七翰林交掌院學士查覆蓋八人中去丁惟禔也二十三日掌院學士覆奏上則並安如磬石矣

甲午皇太后以六旬萬壽推恩王公大臣及各直省之督撫提鎮進秩各有差漢大臣有賞雙眼翎紫纒者提督有加尚書銜宮銜者總兵有賞雙眼翎宮銜者南齋諸臣無不花翎者其末一員則內務府堂郎中文琳加侍郎銜尤異數云

辛丑九月二十日雪四五寸許按未冬而雪災異也攷之雜占凡非時雨雪皆爲刑罰慘酷姦邪得志兵革將興又云雪者陰陽威也小人依公結私以脅主而專政又云凡

雪非時將相專政陰氣盛也又云九月雪厚則爲旱薄則爲水皆期半年

秋九月兩江總督新甯劉公兩廣總督秀水陶公並薨於位二公今之重臣也新甯持大體柔遠人迺心王室是非瞭然憶庚子春謁公公將北覲願子曰今日之事孰爲急子曰大阿哥初立當使

上安其位毋詒他族口實公愀然曰子言良然吾此行正以是也其聽否不敢知然吾老矣荷

國恩厚吾不言復誰言者語及此淚涔涔下子亦泣於戲大臣哉其後不果行拳教鴟張公維持南戒所全尤大故子挽公句云北警啟侮紓我民禍遺半壁安此後孰爲覆

隨筆二

六

幃南圖侍坐語及國本泣數行下於茲無忝忠誠蓋紀實也秀水之乞病也語其幕中士曰吾服官數十年無他過人者唯不吸鴉片不打馬將不以親知附保案差可自白耳鴉片之毒蔓及天下近廿年馬將之風大煽與明季馬弔同位無高卑職無閒劇才無賢不肖皆靡然從風若饑渴之於食飲保舉至今日幾幾不可究詰親其所親以達於所不親知其所知以達於所不知濫孰甚焉公自道如此可謂有守矣

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凡爲州縣者當使之綽然有餘內足以贍身家外亦足以應人事酬酢之緣而不匱於用然後以其寬閒之歲月從容之心力勤勤於民事而民亦被其

福此兩得之道也其始銀錢貴州縣得坐享丁漕之餘所獲常倍蓰故孳孳爲利者莫不趨州縣若鷺自銀貴錢賤丁漕無所餘州縣且將稱貸以益之昔所謂利今所謂害州縣遂蕭然憂不足而視爲畏途矣布政每懸一牌辭者十七八就者十二三疆之上官矣其心目所注皆以顧攷成懼虧累籌度支爲汲汲而地之利病民之休戚匪唯不欲計亦不暇計賢者斤斤自守有當與當革者每以困於物力不能有所設施不肖者則苟而已甚則別開利孔益肆其培克侵漁之計而民不堪命矣蓋官不聊生民必益不聊生其機相因閒不容髮有用州縣之責者其亦詳審熟慮以爲之地邪

隨筆二

九

人人願爲州縣此天下之衰人人不願爲州縣尤天下之衰

泰州光孝寺李唐以前之舊也一石壇規制宏敞雕刻精妙又壁繪觀音大士象相傳爲吳道子筆淮揚間所罕其飯僧處有蓮池大師一聯云一瓦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爾戒不持爾事不辦可慙可恥可嗟可歎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過幻質非堅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怖可惜可憐又彌勒龕一聯云眼前都是有緣人相見相親怎不滿心歡喜世上儘多難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二聯皆深切著明發人深省予游此寺在庚午之秋今忽忽卅餘年物換星移不堪回首如前所云

今之口口盡義務者知之否邪如後所云今之口口稱同胞者知之否邪

光緒之季世之所謂四公子者一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一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一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一廣東提督吳長慶之子彥復並以清裁雅尚藉甚當時未幾嗣同以戊戌政變與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同死惠康客輦下彥復客滬上並侘傺以終歸然爲魯靈光者獨三立耳然而吞聲江曲已如杜陵野翁落魄荆南更似秦川公子亦可哀已

道咸之交海內苦兵革以綠營之贏敗不足以制寇也乃募武健之士以兵法部勒之名之曰勇案後漢書皇甫嵩傳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二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傳所云精勇殆卽後之募勇之祖與又袁紹傳下亦云乃先置精勇於廐中

後漢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此引漢律以議馬日磾也曰交關曰知情皆今之申韓家名辭也

又公孫瓚傳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凡章卷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說文曰檢書誓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案此卽後世封奏之祖

又朱雋傳韓忠乞降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

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案明季楊嗣昌諸臣若知此言不以撫爲得計流寇或不至亡明

國無論強弱知恥者存地無論廣狹知恥者強少康以一旅光復舊物勾踐以五千人沼吳皆知恥也是以敵國外患之環伺以禍吾者適以發吾恥也知恥則不足畏矣

昔張江陵在翰林時逢鹽使關使屯使之還朝者必就詢利害扼塞因革損益貪廉昭昏之故而筆記之黃陶庵於明季社政若流寇尙未皆所究心顧亭林網羅一代朝報條舉件繫斷所以補救之宜彼獨非學者邪蓋宇內事皆學者分內事也茲附光緒三十年大事表於末簡俾後之

隨筆二

三

學者不囿方隅釐然豁然於天下之故得時則爲江陵不得時則爲陶庵亭林此物此志也

楚蜀滇黔之羣不逞者有會相盟爲弟兄其最尊者凡五人皆以次呼之爺一曰盟鎮言鎮撫所盟之弟兄然不治事二曰管家洽會中之事三四亡其名主剽掠所得之財物五曰橫旂出而剽掠皆主之其次曰飛石又其次曰帽頂下則皆兄弟也兄弟制於帽頂帽頂制於飛石飛石制於爺爺五人者出沒楚蜀滇黔無定在獨弟兄知之飛石一府有之帽頂一州縣有之帽頂皆鄉里無籍與鼠竊狗盜者官得之笞撻至千數不一聲又不一吐同盟之弟兄出則同盟之弟兄服之而爲帽頂又如是則爲飛石惟爺

五人者非在會久而才智勇出弟兄右者不得爲也盟
鎮之見弟兄也弟兄拜之不答拜爺四人坐而與之語飛
石則立帽頂則跪其貴倨如此其法有抉目刎耳斷手足
之屬然不輕殺姦淫者殺帶眼鏡者族其家曰帶眼鏡者
以事獲於官而盡吐其爺五人與他飛石帽頂之姓氏里
居也軍中之材官皆附之有不附者亦不敢攫其鋒以羽
翼眾力不足以勝之也幸而海內清晏不過伏匿山澤爲
剽掠已耳不幸而有兵革則乘之而起皆揭竿篝火之徒
有疆寄之責者可無以弭之哉抑聞之今之盟鎮湖南人
名楊鐵椎一臂斷以一臂揮鐵椎人莫能近故名又有曹
泰者初爲管家後降於楚治楚中盜亦不盡得也此予甲

隨筆二

三

戎客夔州所聞今忽忽三十年蜀且數亂羣不逞以會名
者色目益紛殆蔓宙合矣

國初某公與湯文正書云我輩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心
太銳弭謗之術又疏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卽從茲而起天
下事大較然也每誦是言爲之於邑

甲午十月丁叔衡前輩立鈞以和局尙未定本衙門當上
公摺諫止之叔衡具草予與焉會者凡八十許人期以二
十九日上叔衡忠憤勃發爲時流所罕然亦未嘗不以劾
合肥劾濟甯無自全之地思得大名以去猶可言也至其
羽翼之者誠激於忠憤抑亦好事者之所爲則非予所敢
知矣

甲午以來中外紛然多故有爲小說編目者曰割臺灣翁孫同割地降日本父子共全權開宮闈二貴妃被貶失旅順七統領同逃衛達三呼冤來菜市劉坤一掙命出榆關翁叔平兩番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又有爲楹帖者曰相國合肥民合瘦司農常熟地常荒又有爲絕句者曰孫楚喪心求割地翁歸叩首請蒙塵巍巍甲君休羨如此人才出丙辰又曰一自雙妃失寵來伯愚烏里雅蘇臺冰山倒了冰蛆散閒煞潯陽李木齋

張治秋前輩云珍妃之貶也去年西聖意少回恩禮幾如初今年選秀女妃例給八人西聖殺其二妃使首領太監請如例西聖怒遷妃於三所猶古之永巷也禁

隨筆一

三

不得見上革首領僅給秀女四太監八御前太監高某復洞喝之云且重得罪妃懼賂高使乞恩兼使太監詣上謝上不敢隱白西聖西聖立斃高杖下

治秋前輩又云文芸閣學士之黜也御前太監文某王某既發遣矣至是西聖復傳旨就地正法文與學士同姓相傳曾約爲兄弟故西聖尤嫉之王則連類而及也李欽將修頤和園而絀於資或以海軍報效之策進醇邸李文忠均贊成之遂以款爲園工之用廷臣均知其非而莫敢訟言上書房翰林獨有公摺爭之其辭激切且侵及醇邸文忠領銜者學士徐會灃其奏則王可莊修撰所草也摺上孝欽意不憚留中醇邸尤嫉之書奏孝欽有云巧

黠者縱橫而秉筆庸懦者附和而領銜巧黠謂王庸懦謂徐也未幾修撰遂有鎮江之守

戊戌以國用絀黃慎之前輩思永奏辦昭信股票予時守鳳陽報二千金不知同列竟如何也時局日艱而中外臣工皆秦越之視肥瘠又安望其維新邪以是役論之當以服官之優劣久暫計不當以官計皖則不然許以增許鼎霖皆知府皆報三百兩然鼎霖到省不半歲以增則自州縣起歷任大缺也王懋勳丁文炳皆直隸州皆報二百兩然文炳僅代理鳳陽七月懋勳則任亳州十年六安又數年也舉是二者尙可謂平邪

隨筆二

平此舉最之膏血百體不... 幾文取論外... 總數想君大... 幾肯... 州官之... 正官... 鳳... 高盒隨筆卷二

清室新学书

书号

册数

定价

6

40

